



史記內編卷之十二

漢 龍門司馬遷 著

明 建武鄧元錫選評

韓王信盧綰列傳

韓王信者、故韓襄王孽孫也、長八尺五寸、及項梁之
立楚後懷王也、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後、故
立韓諸公子橫陽君成爲韓王、欲以撫定韓故地、項
梁敗死定陶、成韓懷王、沛公引兵擊陽城、使張良以

韓司徒降下韓故地，得信以爲韓將，將其兵從沛公入武關。沛公立爲漢王，韓信從入漢中。廼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近地，而王獨遠居此，此左遷也。士卒皆山東人，跂而望歸，及其鋒東嚮，可以爭天下。」漢王還定三秦，廼許信爲韓王，先拜信爲韓太尉，將兵畧韓地。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就國。更以爲剋侯，及聞漢遣韓信畧韓地，廼令散項籍游吳。時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漢二年，韓王畧

定韓十餘城。漢王至河南，韓信急擊韓王昌陽城，昌降。漢王廼立韓信爲韓王，常將韓兵。從三年，漢王出滎陽，韓王信、周苛等守滎陽。及楚敗滎陽，信降楚。已而得亡，復歸漢。漢復立以爲韓王，竟從擊破項籍。天下定。五年春，遂與剖符爲韓王。王潁川。明年春，上以韓信材武，所王北近鞏、雒，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廼詔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禦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

邑上許之。信乃徙治馬邑。秋，匈奴冒頓大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反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與其將白土人曼丘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爲王，復收信敗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追至于離石，後復破。

之匈奴復聚兵樓煩西北漢令車騎擊破匈奴匈奴
常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上谷高皇帝居晉
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上出白登
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厚遺閼氏閼氏乃說冒頓曰
今得漢地猶不能居且兩主不相厄居七日胡騎稍
引去時天大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護軍中尉陳平
言上曰胡者全兵請令彊弩傳兩矢外嚮徐行出圍
入平城漢救兵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韓信

爲匈奴將兵往來擊邊漢十年信令王黃等說誤陳
豨十一年春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距漢漢
使柴將軍擊之遺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畔亡
而復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
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韓王信報曰陛下擢僕起閭
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
項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
此二罪也今反爲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

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今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以僨於吳也。今僕亡匿山谷間，旦暮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忍起，盲者不忍視也。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韓王信，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顏當城，生子，因名曰顏當。韓太子亦生子，命曰嬰。至孝文十四年，顏當及嬰率其衆降漢，漢封顏當爲弓高侯，嬰爲襄城侯。吳楚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傳子至孫，孫無子，失侯。嬰孫

以不敬失侯。頽當孽孫韓嫣貴幸，名富顯於當世。其弟說再封，數稱將軍，卒爲案道侯。子代，歲餘坐法死。後歲餘，說孫曾拜爲龍領侯。續說後。

盧綰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及生男，高祖盧綰同日生。里中持竿酒賀兩家，及高祖盧綰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竿酒，高祖爲布衣時，有吏事，辟匿。盧綰常隨出入上下，及高祖初起沛。

盧綰以客從入漢中爲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從出入臥內衣被飲食賞賜群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盧綰綰封爲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漢五年冬以破項籍廼使盧綰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英尉破之七月還從擊燕王臧荼臧荼降高祖已定天下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欲王盧綰爲羣臣舐望及虜臧荼廼下詔諸將相列侯擇群臣有功者以爲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盧綰

皆言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
王燕詔許之漢五年八月廼立盧綰爲燕王諸侯王
得幸莫如燕王漢十一年秋陳豨反代地高祖如邯
鄲擊豨兵燕王綰亦擊其東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黃
求救匈奴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
破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亾在胡見張勝曰
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
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爲燕欲急滅豨等已盡次

同事異情

痴人漢寧當
奪幸臣地後
惠帝呂后時
不可知耳當
時直當族張
勝

亦至燕公等亦且爲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而
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卽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
爲然廼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燕王綰疑張勝與胡
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爲者燕王寤廼詐
論他人脫勝家屬使得爲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陳
豨所欲今久亡連兵勿決漢十二年東擊黥布豨常
將兵居代漢使樊噲擊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
范齊通計謀於豨所高祖使使召盧綰綰稱病上不

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綰愈恐，閉匿。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廼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爲燕使。於是上曰：「盧綰果反矣。」使樊噲擊燕。燕王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

事至此
何可謝

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高祖崩盧綰遂將其衆入匈奴匈奴以爲東胡盧王綰爲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盧綰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爲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盧綰妻亦病死孝景中六年盧綰孫他之以東胡王降封爲亞谷侯

陳豨者宛朐人也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高祖七年冬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廼封豨爲烈侯以趙

相國將監趙代邊兵邊兵皆屬焉。猗常告歸過趙。趙相周昌見猗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猗

所以待賓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猗還之代。周昌廼求入見。見上具言猗賓客盛甚。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上乃令人覆案猗客居代者財物。諸不法事多連引猗。猗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臣所。及高祖七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猗。猗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爲大王。劫略趙代。上聞乃赦趙代吏人爲

種種大畧可
味

猗所註誤刼畧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鄲喜曰猗不
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爲也趙相奏斬常山
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猗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
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爲常
山守尉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
有四人四人謁上慢罵曰豎子能爲將乎四人慙伏
上封之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
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猗反邯鄲

以○北○皆○狶○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唯○獨○
邯○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以○慰○趙○子○弟○皆○
曰○善○於○是○上○曰○陳○狶○將○誰○曰○王○黃○曼○丘○臣○皆○故○賈○人○
上○曰○吾○知○之○矣○廼○各○以○千○金○購○黃○臣○等○十○一○年○冬○漢○
兵○擊○斬○陳○狶○將○侯○敞○王○黃○於○曲○逆○下○破○狶○將○張○春○于○
聊○城○斬○首○萬○餘○太○尉○勃○入○定○太○原○代○地○十○二○月○上○自○
擊○東○垣○東○垣○不○下○卒○罵○上○東○垣○降○卒○罵○者○斬○之○不○罵○
者○黥○之○更○命○東○垣○爲○真○定○王○黃○曼○丘○臣○其○麾下○受○購○

賞之皆生得以故陳豨軍遂敗上還至雒陽上曰代
居常山北趙廼從山南有之遠廼立子恒爲代王都
中都代鴈門皆屬代高祖十二年冬樊噲軍卒追斬
豨於靈丘

太史公曰韓信盧綰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微一時權
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丙見
疑疆大外倚蠻貊以爲援是以日䟽自危事窮智困
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陳豨梁人其少時數稱慕魏公

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
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
夫。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田儋列傳

種

漢徒諸田本
此

田儋者狄人也。故齊王田氏族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彊能得人。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儋諄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爲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儋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

亦不附楚

綜結如織有
條多而不紊

於齊齊王田儋將兵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魏
軍殺田儋於臨濟下儋弟田榮收儋餘兵走東阿齊
人聞王田儋死廼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爲齊王田
角爲相田間爲將以距諸侯田榮之走東阿章邯追
圍之項梁聞田榮之急廼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
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田榮怒齊之立假廼引
兵歸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齊相角亡走趙角弟田
間前求救趙因畱不敢歸田榮乃立田儋子市爲齊

榮悼

王榮相之、田橫爲將平齊地、項梁旣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告趙齊、發兵、其擊章邯、田榮曰、使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廼肯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義、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爲齊、齊曰、螻螻手、則斬手、螻足、則斬足、何者、爲害於身也、今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直手足戚也、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齟齬用事者墳墓矣、楚趙不聽、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破

項羽宰割諸
侯王於齊時
亦平

楚兵楚兵東走而章耶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往救
趙由此怨田榮項羽既存趙降章耶等西屠咸陽滅
秦而立侯王也迺徙齊王田市更王膠東治即墨齊
將田都從其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爲齊王治臨淄故
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
引兵降項羽項羽立田安爲濟北王治博陽田榮以
負項梁不肯出兵助楚趙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
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王項王既歸諸侯各就

恃甚

詐謀甚乃
在此

國田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
距擊田都田都亡走楚田榮留齊王市無令之膠東
市之左右曰項王彊暴而王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
市懼廼亡就國田榮怒追擊殺齊王市於卽墨還攻
殺濟北王安於是田榮廼自立爲齊王盡并三齊之
地項王聞之大怒廼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
平原人殺榮項王遂燒夷齊城郭所過者盡屠之齊
人相聚畔之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

於城陽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乃釋
齊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田
橫復得收齊城邑立田榮子廣爲齊王而橫相之專
國政政無巨細皆斷於相橫定齊三年漢王使酈生
往說下齊王廣及其相國橫橫以爲然解其歷下軍
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初使華無傷田解軍於
歷下以距漢漢使至乃罷守戰備縱酒且遣使與漢
平漢將韓信已平趙燕用蒯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

下軍因入臨菑。齊王廣相橫怒，以酈生賣已而烹酈生。齊王廣東走高密，相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至博陽，而橫聞齊王死，自立爲齊王，還擊嬰，嬰敗橫之軍於贏下。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彭越是時居梁地，中立，且爲漢，且爲楚。韓信已殺龍且，因令曹參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使灌嬰破殺齊

詞順

將田吸於千乘、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爲齊假王、漢因
而立之、後歲餘、漢滅項籍、漢王立爲皇帝、以彭越爲
梁王、田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
高帝聞之、以爲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
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爲亂、廼使使赦田橫罪而召之、
田橫因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爲
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爲庶人守海島中、使
還報、高皇帝廼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卽至、人馬

忼慨

從者敢搖動者致族夷。廼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
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廼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
焉。田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至
尸鄉廐，置。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畱，謂
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
橫廼爲亡虜，而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且吾烹人
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
動我，我獨不愧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

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雒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爲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旣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乃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廼知田橫兄弟能得。

士也

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亾此兩
人。蒯通者、善爲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爲八十一首、
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
策、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亾去、田橫
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
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

何五百人之
擾擾而不能
脫夫子於劍
鉅亦此意

樊鄴滕灌列傳

舞陽侯樊噲者沛人也。以屠狗爲事。與高祖俱隱。初從高祖起豐。攻下沛。高祖爲沛公。以噲爲舍人。從攻胡陵。方與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之。復東定沛。破泗水守薛西。與司馬卮戰碭東。郤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復常從。攻城陽。先登。下戶牖。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間爵。從攻圍東郡守。

尉於成武。郤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一人，賜爵五大夫。從擊秦軍，出亳南，河間守軍於扛里，破之，擊破趙賁軍，開封北，以郤敵先登，斬候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七人，賜爵卿。從攻破楊熊軍於曲遇，攻宛陵，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從攻長社，轅轅絕河津，東攻秦軍於尸南，攻秦軍於犂，破南陽，守齧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酈，以郤敵斬首二十四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攻武關，至霸上。

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亞夫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肩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鐵盾入到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立帳下。項羽目之、問爲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盡之。項羽曰：

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麾樊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一馬，與樊噲等四人步從，從間道山下，歸走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項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是日，微樊噲犇入營，請讓項羽。沛公事幾殆。明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噲爵爲列侯，號臨武。

侯遷爲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花
雍輕車騎於雍南。破之。從攻雍。聚城先登。擊章平軍。
好時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會十一級虜
二十人。遷郎中騎將。從擊秦軍騎。壞東卻敵。遷爲將
軍。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灌廢丘。最至櫟陽。賜
食邑杜之樊鄉。從攻項籍。屠煮棗。擊破王武程處軍
於外黃。攻鄒魯瑕丘。薛。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
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以將軍守廣

武一歲。項羽引而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圍項籍於陳。大破之。屠胡陵。項籍旣死。漢王爲帝。以噲堅守。戰有功。益食八百戶。從高帝攻反燕王臧荼。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爲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高祖攻反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至雲中。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戰襄國。破栢人。先

登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遷爲左丞相
破得綦母卬尹潘軍於無終廣昌破豨別將胡人王
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
破豨胡騎橫谷斬將軍趙旣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
大將王黃將軍太卜太僕解福等十人與諸將共定
代鄉邑七十三其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國擊盧綰
破其丞相抵薊南定燕地凡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
食邑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

凡最

十六級虜二百八十八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
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二人二千石已下至
三百石十一人噲以呂后女弟呂須爲婦生子伉故
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祖嘗病甚惡見人臥
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
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
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
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

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
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綰反、高帝使噲以相
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即上一
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滅戚氏、趙王如意之
屬、高帝聞之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
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祖已崩、呂后
釋噲、使復爵邑、孝惠六年、樊噲卒、謚爲武侯、子伉代
侯、而伉母呂嬃亦爲臨光侯、高后時、用事專權、大臣

盡畏之。伉代侯九歲，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頹姬屬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既立，乃復封噲。他庶子市人爲舞陽侯，復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歲卒，謚爲荒侯。子他廣代侯，六歲侯家舍人得罪他廣，怨之，乃上書曰：「荒侯市人病不能爲人，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他廣，他廣實非荒侯子，不當代後。」詔下吏。孝景中六年，他廣奪侯爲庶人，國除。

曲周侯酈商者，高陽人。陳勝起時，商聚少年東西畧。

人得數千。沛公畧地至陳留。六月餘，商以將卒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沛公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雒陽東。從攻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洵關，定漢中。項羽滅秦，立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爲隴西都尉，別將定北地上郡，破雍將軍烏氏。周類軍枸邑，蘇駟軍於泥陽。賜食邑武成六千戶。以隴西都尉從擊項籍軍。五月，出鉅野，與鍾離昧戰，疾鬪，受梁相國印，益食邑四千。

戶以梁相國將從擊項羽。二歲三月，攻胡陵。項羽既已死，漢王爲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先登陷陣，破荼軍，易下郤敵，遷爲右丞相，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涿五千戶，號曰涿侯。以右丞相別定上谷，因攻代，受趙相國印。以右丞相趙相國別與絳侯等定代鴈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將軍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爲太上皇衛。一歲七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以

凡最

右丞相從高帝擊黥布攻其前拒陷兩陳得以破布
軍更食曲周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降
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各一人小將二
人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事孝惠高后時
商病不治其子寄字况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
誅諸呂呂祿爲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
於是乃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况給呂祿呂祿信之故
與出游而太尉勃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是歲商

卒諡爲景侯子寄代侯天下稱酈况賣交也孝景前
三年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爲將軍圍趙城十月不能
下得俞侯欒布自平齊來乃下趙城滅趙王自殺除
國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爲夫人景帝怒下寄
吏有罪奪侯景帝乃以商他子堅封爲繆侯續酈氏
後繆靖侯卒子康侯遂成立遂成卒子懷侯世宗立
世宗卒子侯終根立爲太常坐法國除
汝陰侯夏侯嬰沛人也爲沛廐司御每送使客還過

爲高祖使

如詩爲天子

使之文爲如

字上降沛一

自言疾也然

終疑有誤字

沛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高祖時爲亭長重坐傷人告故不傷嬰嬰證之後獄覆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以是脫高祖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爲高祖使上降沛一日高祖爲沛公賜嬰爵七大夫以爲太僕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平以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由軍雍丘下以

語有脫誤

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執帛。常以太僕奉車從擊章邯。
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珪。復
常奉車從擊趙賁軍，開封。楊熊軍曲遇，嬰從捕虜六
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因復常奉車從
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爲滕公。
因復奉車從攻南陽，戰於藍田、芷陽，以兵車趣攻戰
疾。至霸上，項羽至，滅秦，立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嬰爵
列侯，號昭平侯。復爲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

徐行息馬力
也恐急之力
竭遺虜禽面
雍樹乃馳謂
見雍樹則近
關故馳也曲
折盡事情如
此諸說俱謬
怒行怒徐也
然嬰終守法
不變

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敗，不利，馳去。見孝
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蹶兩兒欲棄之。
嬰常收，竟載之。徐行，面雍樹，乃馳。漢王怒行，欲斬嬰。
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
收散兵，復振賜嬰食，祈陽復常奉車從擊項籍。追至
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漢王立爲帝，其秋燕王臧
荼反，嬰以太僕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
汝陰，剖符，世世勿絕。以太僕從擊代，至武泉雲中，益

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爲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關氏。冒頓開圍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向。卒得脫。益食嬰細陽千戶。復以太僕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以太僕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功爲多。賜所奪邑五百戶。以太僕擊陳豨。黥布軍陷陳。郤敵益食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爲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事孝惠。孝惠帝及

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間也。乃賜嬰縣
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孝惠帝崩以太僕事高
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
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爲孝文
皇帝。復爲太僕。八歲卒。謚爲文侯。子夷侯竈立。七年
卒。子共侯賜立。三十一年卒。子侯頗尚平陽公主。立
十九歲。元鼎二年坐與父御婢姦罪自殺。國除。
潁陰侯灌嬰者。睢陽販繒者也。高帝之爲沛公畧地

至雍丘下章耶敗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初以
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扛里疾鬪賜
爵七大夫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疾戰力賜爵執
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尸北北
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齕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
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珪號昌文君沛公
立爲漢王拜嬰爲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爲中謁者
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耶於廢丘未拔

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
相項他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
食杜平鄉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項羽擊
大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
申徒反從擊破之攻下黃西收兵軍於滎陽楚騎來
衆漢王乃擇軍中可爲車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
泉人李必駱甲習騎兵今爲校尉可爲騎將漢王欲
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

精神在擊破
及所將卒斬
將綜絡成文

右善騎者傳之灌嬰雖少然數力戰乃拜灌嬰爲中
大夫令李必駱甲爲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
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餉道起陽
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
右司馬騎將各一人擊破柘公王武軍於燕西所將
卒斬樓煩將五人連尹一人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
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以騎渡河南送漢王到
雒陽使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爲

御史大夫三年以刳侯食邑杜平鄉以御史大夫受
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
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傷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
菑得齊守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贏博破其騎所將
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贏博破齊將軍
田吸於千乘所將卒斬吸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於
高密卒斬龍且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
人身生得亞將周蘭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爲齊王使

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身
虜騎將一人攻博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僅取慮徐度
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項羽使項聲薛公郯公復定
淮北嬰度淮北擊破項聲郯公下邳斬薛公下下邳
擊破楚騎於平陽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降留薛沛
鄼蕭相攻苦譙復得亞將周蘭與漢王會願鄉從擊
項籍軍於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騎將
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

所將卒根乃
在此

御史大夫受詔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將
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
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渡江破吳
郡長吳下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
五十二縣漢王立爲皇帝賜益嬰邑三千戶其秋以
車騎將軍從擊破燕王臧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
還剖符世世勿絕食潁陰二千五百戶號曰潁陰侯
以車騎將軍從擊反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受詔別降

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相破胡騎於武泉北復從擊韓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砦石至平城爲胡所圍從還軍東垣從擊陳豨受詔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攻下東垣黥布反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軍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誅嬰身

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今嬰食潁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國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崩、嬰以列侯事孝惠帝、及呂太后、太后崩、呂祿等以趙王自置爲將軍、軍長安爲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且入誅不當爲王者、上將軍呂祿等聞之、乃遣嬰爲大

將將軍往擊之。嬰行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以誅呂氏事，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亦罷兵，自滎陽歸，與絳侯陳平共立代王爲孝文皇帝。孝文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黃金千斤，拜爲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就國。嬰爲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人北地上郡，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往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乃罷嬰之兵。後歲餘，嬰以丞相卒，謚曰懿侯。子平侯阿。

代侯二十八年卒子彊代侯十二年彊有罪絕二歲
元光三年天子封灌嬰孫賢爲臨汝侯續灌氏後八
歲坐行賕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
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
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
爲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

張丞相列傳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好書律曆，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有罪，亡歸。及沛公畧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從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爲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乃以張蒼爲常山守，從淮陰侯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爲代相，備邊。

計相守相之
相主計官正
也卽下文領
主郡國上計
者
漢初用人無
方又各當其
才如此

寇已而徙爲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趙王敖復徙相
代王燕王臧荼反高祖往擊之蒼以代相從攻臧荼
有功以六年中封爲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爲計
相一月更以列侯爲主計四歲是時蕭何爲相國而
張蒼乃自秦時爲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蒼又
善用筭律曆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
者黥布反亡漢立皇子長爲淮南王而張蒼相之十
四年遷爲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秦時皆爲泗水卒史
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周昌周苛自卒史
從沛公沛公以周昌爲職志周苛爲客從入關破秦
沛公立爲漢王以周苛爲御史大夫周昌爲中尉漢
王四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
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周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
王不然今爲虜矣項羽怒亨周苛於是乃拜周昌爲
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以六年中與蕭曹等俱封

其濶畧脫苛
文小禮甚異
世擁姬宴時
得奏事哉即
奏事敢稱桀
紂主面爭哉

作木強狀妙

封周昌爲汾陰侯。周苛子周成以父死事，封爲高景侯。昌爲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卽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周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爲太子，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畱侯策卽止。而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

就也

君臣洞如家
人父子常侍
常對豈不盡
納群策真開

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既罷呂后側耳於東廂聽見周昌爲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是後戚姬子如意爲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卽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年少爲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能至是乎居頃之趙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群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爲不樂非爲趙王年少

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郤邪。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堯曰：陛下獨宜爲趙王置貴疆相。及呂后太子。群臣素所敬憚。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群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有堅忍質直。且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乃召周昌謂曰：吾欲固煩公。公彊爲我相趙王。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柰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

君臣皆情至
如此

呂何能有益
何謂貴疆相
哉

吾極知其左遷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
得已疆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爲趙相旣行久之
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爲御史大夫者
孰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趙堯爲御史大夫堯亦
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爲
江邑侯高祖崩呂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周昌令王
稱疾不行使者三反周昌固爲不遣趙王於是高后
患之乃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謁高后高后怒而罵周

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何昌旣徵高后使使召趙王趙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飲藥而死周昌因謝病不朝見三歲而死後五歲高后聞御史大夫江邑侯趙堯高祖時定趙王如意之畫乃抵堯罪以廣阿侯任敖爲御史大夫

任敖者故沛獄吏高祖嘗辟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以客從爲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爲漢王東擊項籍敖

遷爲上黨守。陳稀反時，敖堅守，封爲廣阿侯，食千八百戶。高后時，爲御史大夫，三歲免。以平陽侯曹窋爲御史大夫。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以淮南相張蒼爲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代王爲孝文皇帝。四年，丞相灌嬰卒，張蒼爲丞相。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會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張蒼爲計相時，緒正律曆，以高祖十年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爲歲首。弗革，推五德之運，以爲漢當水德之

叙簡嚴

蒼亦自多能
又德厚

時尚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若
百工天下作程品。至於爲丞相。卒就之。應故漢家言律
曆者。本之張蒼。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
善律曆。張蒼德王陵。王陵者。安國侯也。及蒼貴。常父
事王陵。陵死後。蒼爲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
然後敢歸家。蒼爲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言。
漢土德時。其符有黃龍。當見。詔下其議。張蒼。張蒼以
爲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

以爲博士、草土德之曆制度、更元年、張丞相由此自
緇、謝病稱老、蒼任人爲中候、大爲姦利、上以讓蒼、蒼
遂病免、蒼爲丞相十五歲而免、孝景前五年蒼卒、謚
爲文侯、子康代侯、八年卒、子類代爲侯、八年、坐臨諸
侯喪、後就位不敬、國除、初張蒼父長不滿五尺、及生
蒼、蒼長八尺餘、爲侯丞相、蒼子復長及孫類、長六尺
餘、坐法失侯、蒼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爲
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蒼年百有餘歲而

卒

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張。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腳蹋強弩張。

之故曰蹶張。從高帝擊項籍，遷為隊率，從擊黥布軍，為都

尉。孝惠時，為淮陽守。孝文帝元年，舉故吏士二千石

從高皇帝者，悉以為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申屠

嘉食邑五百戶。張蒼已為丞相，嘉遷為御史大夫。張

蒼免相。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竇廣國為丞相，曰：恐天

下以吾私廣國，廣國賢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

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爲丞相因故邑封爲故安侯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賞賜累巨萬文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爲檄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

辭嚴正

真聖主

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爲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旣至、爲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爲丞相五歲、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二年、黜錯爲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謫罰侵削諸侯、而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爲內史、門東

嘉責錯雖正
亦大題目

自念速始可
悔也

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塹垣嘉聞
之欲因此以法錯擅穿宗廟垣爲門奏請誅錯錯客
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景帝至朝丞相奏請
誅內史錯景帝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塹垣故他
官居其中且又我使爲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
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之爲錯所賣至舍因嘔血而
死謚爲節侯子其侯茂代三年卒子侯去病代三十
一年卒子侯史代六歲坐爲九江太守受故官選有

數語大關鍵
諸宰相但此
數語不立傳
真信史

何哉二字然
無術學四字
語約旨博妙
甚

罪國除百中屠嘉死之後景帝時開封侯陶青桃侯
劉舍爲丞相及今上時栢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
彊侯莊青翟高陵侯趙周等爲丞相皆以列侯繼嗣
娒娒廉謹爲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
於當世者片語居要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曆爲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
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顓頊曆何哉
周昌木彊人也任敖以舊德用申屠嘉可謂剛毅守

節矣。然無術學。始與蕭曹陳平異矣。

漢相終推蕭曹陳平。成功名稱有術學矣。

酈生陸賈列傳

酈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爲衣食業。爲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酈生問其將。皆握齟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畧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酈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

人多大畧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爲我先若見沛公謂
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
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
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
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
誠者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
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
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

偉甚

沛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
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
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
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酈生
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收散亂
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
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又多積
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

史處處提大
綱如指掌

格言

攻之。臣爲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
陳。留號酈食其爲廣野君。酈生言其弟酈商。使將數
千人。從沛公西南畧地。酈生常爲說客。馳使諸侯。漢
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雒。楚人聞淮
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
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雒。以
拒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
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爲天。而民人以食

捐成臯屯犂
沛是反却也

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廼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廼引而東。今適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其便。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大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効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

連帶得妙

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下，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廼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卽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

看他錯綜照
應長短縱橫
有不盡之妙

漢是時據有
秦蜀得天下
大半又畧勝
故爲天下所
歸讀之使人
曉然於楚漢
成敗之故

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
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
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
○猶○之○責○義○帝○安○在○也
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
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爲之
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
曳綜上
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
無所忌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

舉前勝

據今形

雙轍悠揚顧

百

莫得用事爲人刻印刻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大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

○萬○鈞○語○

料信慕功不
可回故仇壯
就烹

廣以爲然。廼聽酈生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酈生日縱酒。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廼夜度兵平原，襲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酈生賣已。廼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烹汝。」酈生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爲。若更言齊王遂烹酈生。」引兵東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酈食其子酈疥數將兵，功未當侯。上以其父故，封疥爲高梁侯。後更

須溪云未句
也字使人失

笑

食武遂嗣三世元狩元年中武遂侯平坐詐詔衡山
王取百斤金當棄市病死國除也

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辯士
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
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爲南越王陸生至尉
佗魁結箕倨見陸生陸生因進說佗曰足下中國人
親戚昆弟墳墓在眞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
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

失其政諸侯豪傑竝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
倍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
起巴蜀鞭笞天下刼畧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
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
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
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
王宜郊迎北面稱臣廼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
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家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

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佗
廼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
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
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
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
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輦
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衆
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王何

廼比於漢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
中國何渠不若漢廼大說陸生留與飲數月曰越中
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囊中裝
直千金他送亦千金陸生卒拜尉佗爲越王令稱臣
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爲大中大夫陸生時時
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廼公居馬上而得之安
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
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

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
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

帝不懌而有慙色廼謂陸生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

試爲我句貫至此

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廼粗述

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

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

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廼病

免家居以好畊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廼出所使

原評左右呼

萬歲幸其同

心向道也今

人豈復有此

有古人進退

之節

越得囊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今爲生產陸
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
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
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
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恩公爲也呂太
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
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
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陸生曰何念

世務
知人情識

格言

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曰：足下位爲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士務附，天下雖有變，卽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爲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廼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

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廼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
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爲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
卿間名聲籍甚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
孝文帝卽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爲
大中大夫往使尉佗令尉佗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
皆如意言語在南越語中陸生竟以壽終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爲淮南王黥布相有臯
去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君止之布

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漢已誅布，聞平原君諫，不與謀，得不誅。語在黥布語中。平原君爲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原君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

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
彼爲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列侯貴人以辟
陽侯故往稅凡五百金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
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
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
因使人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廼
求見孝惠幸臣閎籍孺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
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

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肉袒爲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共幸君。君貴富益倍矣。於是閔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平原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爲倍已，大怒。及其成功出之，廼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

項籍而引軍於鞏雒之間。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迺
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
弟。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至平原
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